

宜良的旋律(散文)

□ 李艳辉

每一个城市都有一种韵律，亦如每一个名字都有一种往昔。之于宜良，不过是从未攀上过琴弦的音符，不同于苏州小调的清唱，像是一个个从古至今的故事，先于文字的口耳相传。宜良的旋律，大概是没有乐声伴奏的童谣吧，街头巷口，邻里邻边，随处可见。而这种随心亦平凡的感觉，大概是依托在怀旧的器物之上。那些过往的墙壁，往往便是最合适的“器物”。

河梗上的墙，并不异于老街上的，镂空的墙砖，凹陷的石街，斑驳的门窗，角落的苔藓，似乎在诉说曾经的荣枯，历史的沧桑。一眼看上去便很容易陷入石头土块的质感之中；第二眼则是稍不留神就穿透了它，得以碰到小户人家炉子上温温吞吞的白开水；再看过去，便是自然而然听到了家长里短、邻里巷外……

想来这种老旧的“器物”，终究是会令人浮想联翩、神思出窍的。更让你思绪飘远的是这样的歌谣：

马儿走，车儿溜，尘埃滚滚石儿绕。

话家常，说里短，柳枝依依播并笑。

乌燕飞，蒸暑气，知了唱罢雨将到。

过花桥，穿里仁，复又东门河梗闹。

悠悠闲谈于檐下，信步游走于河边，听几声或寂静或犬吠儿闹的“生活”，体味小城一隅的温情脉脉，再听听不同的歌谣：

河梗闹，闹花桥，桥头唱罢东门跑。

闲草茂，茂上屋，屋子里头娃娃吵。

墙上缝，缝里瞧，瞧着蚂蚁把家还。

说过往，往昔长，长到年头接今早。

在宜良民歌的“猜花调”中，涉及花名就有十数条，沉淀为厚重的花卉文化，光耀于宜良的文化史册中：

两个医生对面坐，我说是朵说(谐芍)药花。

瞎子惯在秧田首，我说是朵摸泥(谐茉莉)花。

四个老牛关一厩，我说是朵八角花。

皇帝老信生太子，我说是朵紫薇花。

儿子借钱妈担保，我说是

朵母(谐牡)担(谐丹)花。

皇帝老信淌口水，我说是朵御(谐玉)沾(谐簪)花。

正官门前放一炮，我说是朵惊(谐金)凤花。

娘娘跟着皇帝走，我说是朵凤尾花。

八十老信要讨小，我说是朵缺(谐茄)子花。

玉皇大帝淌口水，我说是朵水仙花。

新式结婚不下跪，我说是朵免(谐缅)跪(谐桂)花。

一个姑娘床头坐，我说是朵粉团花。

徘徊在宜良光滑的石板街上，仔细寻找那些蘸满历史印记的东西，却又显得那样虚无和缥缈，越来越难以触摸，清脆的脚步声只会让四周显得越发安静。倒是蜷缩在街边的两个卖老旱烟的老头，似乎更接近于历史和民俗，一下子让整条老街拥有了旧日的时光、旧日的生活和旧日的气息。老头吞云吐雾出来的丝丝缕缕的白烟，仿佛在记忆的门槛里发酵过一样，味道越醇越浓，却飘散得越远。

很久很久以前的岁月空间里，也许有微风吹过凌空的屋檐，却已不是此时的清淡飘然。也许有树叶坠落在厚实的石板路上，却已不是此地的青涩淡然。过去了的不止是怀念，发展着的不限于未来。

对宜良的感觉不是印象，是朝夕相处、日夜相伴的整合与零碎。这座城市是谦和、亲和与平和的，有些时候过去与现在不必分得过于明显，街那头飘转的，就是名为生活的童谣。眼里带着前世沧桑，歌声却重回明朗轻扬。然后等待，然后守候。时间依旧会刻上深深的痕迹，证明存在的岁月。

宜良古城，让我感动于时光的不弃，仰慕并坚守，沉醉于对宜良的深情。就让我爱上宜良吧。爱上这座有笑颜晃动，有笑声流淌，却依旧寂寞沧桑的古城。

李艳辉，笔名依然、莲香依然，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昆明市儿童研究会理事，宜良县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作品散见于省内外各级报刊，入选多种选本。著有散文集及诗集多部，参与《宜良文史》《昆明文化·宜良卷》《时光若水遇见宜良》等书籍编撰工作。

家庭垃圾安检员(小小说)

□ 朱华胜

叶老拄着拐杖走到垃圾箱边，捡起一个塑料袋，急匆匆走了。

远处树下几个老太太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都不知道叶老此举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一个老太嘟囔：“叶老捡了干嘛？哟，脏兮兮的。”另一个老太接口：“是呀，她那么高的养老金，难道还捡废纸去卖？”

晚上吃完饭，叶老与孙女正玩笑着，被“咯吱”的开门声打断，儿媳走了出来，提着一袋垃圾。

“小雅，给我，我去倒。”叶老见状，忙说，“你忙你的，不要被这些小事耽误了。”

“妈，你这么大的年纪，我去。”说完拉开门走了出去。

叶老对孙女说：“去与哥哥玩，奶奶有事。”

小雅回来，望了望，问：“宝贝们，奶奶呢？”

“奶奶有事出门去了。”

一个周末，一家人要去公园玩。儿子将一袋水果零食放在车子后备箱，给两个孩子系好安全带，对拄着拐杖站在车边的叶老说：“妈，上车吧。”

“小雅还没来，等她来我再上车。”叶老盯着楼梯口方向说。

正说着，小雅来了，提着垃圾袋。

叶老说：“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今天几个老姐妹说好要打牌的。你们带我儿孙子女玩去吧，我就不跟你们去啦，老胳膊老腿的，出门总觉得不方便。”

说着伸手去接小雅的垃圾袋：“我去丢，你上车吧，别耽误时间。”

儿子见状，对妻子小雅说：“行，妈不去算了，给妈吧。”

小雅愣了愣，把垃圾袋递给婆婆，说：“妈，我们下午就回来，中午你自己热饭吃，厨房里都有。”

叶老笑着说：“好，好！”

在儿孙子女“奶奶再见”声中，车子驶出了停车场。

叶老望了望手里的垃圾袋，转身往楼梯口走去。

这天傍晚，几个老太太聊得起劲。天边的火烧云凑热闹似的，染在老太太们的脸庞上。戴帽的老太对叶老说：“叶老，你是不是在查你儿媳呀？光看垃圾不起作用。”

叶老瞪了她一眼：“乱嚼牙巴骨，我儿媳那么好，我放心得很。管好你自己的儿媳就行了。”

戴帽老太也不生气，嘻嘻哈哈地说：“就当我说。几次见你把你儿媳丢的垃圾又捡回去，才问你的。”

旁边几个也笑着说：“我们也看到了几回。”



春风十里

番茄绘

叶老拄着拐杖站起来，生气地说：“再说一遍，我儿媳那么好，我放心得很。以后谁再嚼牙巴骨，我不饶谁。”

说完转身走了，拐杖落地的声音很响。

西边，火烧云渐渐散去。

叶老回到家，察觉儿子儿媳神色不对，似乎争吵过。

叶老正要回房间，儿子叫住了她：“妈，你坐过来。我们想问你一事。”

叶老拄着拐杖，身子有些颤，缓缓走过来，挨着小雅坐了下来。

“妈，你找什么，小雅丢的垃圾，你提回来做什么？是不是你怀疑小雅？”儿子明显生气了。

叶老看了看儿子，拉起小雅的手，说：“胡说！小雅这么好，我找什么？你听谁嚼牙巴骨了？”

小雅眼睛红了，把手抽回来，说：“以后我不丢垃圾了，让妈丢。”

叶老没有生气，再次拉回小雅的手：“要得，小雅，你们工作那么忙，垃圾收拾好后，放好，妈去丢。妈做得动这事。”

小雅再次抽回手，站起来，没有说话，进了卧室。

关门后，里面传来抽泣声。

儿子愣了愣，正要说话，叶老抢先说：“不要胡思乱想，小雅那么好，你难道不知道？乱想。垃圾你也不要丢，按小雅说的，我去丢。”

说完回房间去了，只留下呆呆发愣的儿子坐在沙发上。

这天晚上，叶老正逗儿孙子女玩，一老两少笑得窗帘哗啦啦地发出声音，书房里传来翻东西的声音，还有小雅焦急的唉声叹气。

叶老推开门，问：“你们找什么呢？”

儿子说：“小雅带回的材料找不到了，是单位要收回销毁的

一个通知。”

小雅通红着脸，额头上汗珠闪着光。

叶老拄着拐杖转身回房间，片刻间取回一查材料，问：“看看这些里面有没有。”

小雅一把抢过去，哗啦哗啦翻了起来，才翻了几页，眼睛一瞪，惊叫：“找到了，哈哈，找到了！”

一家人顿时放松了下来。

儿子急问：“妈，怎么在你那里？”

叶老顿了顿，说：“我从小雅丢在垃圾箱的垃圾中取回的。”

刹那间，书房里安静了下来。

叶老笑道：“看你们，一惊一乍的。我听说，有干部将涉密文件丢垃圾箱受到处理，我想到咱们家小雅，也是机关的文秘工作人员，经常带材料回家加班。担心嘛，生怕把重要文件也丢了，就多了一个心眼，检查检查。”

小雅眼睛突然湿了，轻轻搂过婆婆，弯腰，脸贴脸，说：“谢谢妈！”

第二天，小雅召开家庭会议。

叶老搂着儿孙子女，坐在沙发上，又指了指厨房里的儿子：“出来听。”

小雅嘻嘻一笑，望着叶老搂着的两个小宝贝忽闪忽闪的大眼睛，说：“今后，咱们家的垃圾，先由奶奶检查完后，我们再带出去丢入垃圾箱。也就是说，奶奶是我们的家庭垃圾安检员。”

朱华胜，云南曲靖人，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于《边疆文学》《山东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星星》《小小说月刊》《延安文学》《椰城》《散文选刊》《微型小说月报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等多家刊物，出版短篇小说集《原色》、小小说集《化成一朵雪花的人》。小小说被改编为微电影在多家媒体播放，获奖若干。